

## 无人区勘探手记(二)

### 诗 歌

#### 一朵云(外一首)

陈锡让

每次巡线归来  
总有一朵云  
在头顶上  
随着我们的行走而移动  
以至于抵达铜坎村  
还不肯离去

我不能从它的形状来确定  
是不是同一朵云送我们  
但这又有什么要紧呢  
一朵云,我渐渐熟悉的一个朋友  
它总能引发我被风吹着的思念

在普光气田  
夕光多么美丽  
夕光照在我们的红工衣上  
我认为我可以忽略一朵云  
相对于后河上空银白的悬索  
一朵云,的确不算什么

### 日常

单调的巡线生活  
就像随手写下的一首即兴诗  
无须打磨,就能感动你  
一个个清晨,像飞出去的一只只长尾鸟  
堪称一个个小清新  
正午盛大,漫山的芭茅如寄  
我们穿过时,只要磕碰到身体  
露珠就会滴落  
而傍晚的翅膀伸开,芭蕉林里,虫鸟栖身  
充满神秘,拥挤  
我喜欢这样的日常  
就像喜欢纸上涂改过的黑体字  
它们一个个气宇轩昂,理想远大  
(作者来自中原油田)

### 散 文

## 父亲的双手

庞忠梅

宽广无垠的大海,海风徐徐地吹过,柔软的沙滩上,留下一串串大大小小的脚印。父亲用他有力的双手牵着我在海边嬉戏追逐,在沙滩上画着各种各样的花朵,不时有小螃蟹从脚边轻轻地爬过。有时,父亲还会将我高高地举起,不停地转圈,我和父亲欢快的笑声洒满整片大海。

那是儿时难忘的记忆。记忆中,父亲的双手为我传递了温暖的快乐。

我的家庭并不富裕,一家五口主要靠父亲的收入,一日三餐简朴而清淡。

父亲从事石油事业,为了工作,四处奔波,并站在哪里,他就在哪里。每每父亲回到家中,我总是不停地看着他,挨在他身边,生怕我一转身,他又不见了。小时候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总是不在家,以为他不要我们了。直到我长大,才开始理解父亲。

广西百色石油会战期间,父亲常常早出晚归,带着一身油污,一脸疲惫地回到家里。父亲努力地工作着,到年底总会拿回各种荣誉证书。

初中毕业后,我从广西回贵阳读高中。高一寒假结束返校,父亲帮我拎着沉重的行李,执意把我送到了火车站。

“丫头,把这个带上,冬天就没那么冷了。”父亲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副手套递给我。那是父亲工作时戴的一种手套,已经很旧了,但洗得非常干净,还散发着力父亲身上特有的油味。接过手套时,我看到了父亲的手。

那双手如松树皮般粗糙,青筋暴突得像老榕树伏在地面上的根。我的心微微一颤,想起儿时父亲拉着我的那双手,感觉和如今已有天壤之别。父亲并没有注意到我的表情,可是,我的眼睛已经泛起一阵阵酸楚。

火车开动时,父亲依然在站台上,一直目送我,直到我看不到他的身影。

后来,从母亲来信中得知,父亲在执行一次会战突击任务中,手受了重伤,虽然治疗好了,但再也不能像之前那么灵活了。

如今,父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。但他的那双手,在我的记忆里,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模糊。

(作者来自西南石油局)

## 中国石化4名作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

本报讯 6月12日,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会议审议批准了2024年发展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名单。中国石化4名作家成为新会员:胜利油田马祥民、姜化明、镇海炼化俞晖云(离默,女),江汉油田彭忠福。截至目前,中国石化共有中国作协会员60名。  
(丛松彪 王 瑾)

一觉醒来,柴达木山上居然下雪了

雪不算厚,但也不薄  
像一缕缕白云,像夏天的  
一个个梦境

再看,勘探队似乎不再是昨天的勘探队  
卡年也似乎不再是昨天的卡年

帐篷门口,新捡的一块戈壁石  
好像也变了  
昨天它还像一驮骆驼  
此刻,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像小羊

其实我也已不是昨天的我  
伸一下懒腰,我居然感到了  
久违的轻

——马 行

## 大柴旦的两个沙丘

马 行

地球物理胜利分公司的勘探队驻扎在青海西大柴旦的时候,队部大院正南方有两个沙丘。每天,只要把办公室的门打开,我就能看到。

两个沙丘,一大一小,一高一矮,一胖一瘦,一个颜色金黄,一个颜色浅褐。沙丘所在的地带不是沙漠,也不是戈壁,而是在大柴旦草原。

我目测了一下,从队部大院到沙丘的距离约有三公里。或许是这两个沙丘在草原上太特别,太显眼了,以至于我有事没事,就盯着两个沙丘看了又看。

有一天,我向当地的一个哈萨克族牧人打听这两个沙丘的来历。牧人抬头望着沙丘,很认真地掐着指数了又数,突然间,他笑容绽开,十分肯定地说:“十七年了,不会错的,那时我还在大柴旦行政委员会驻地读中学。好像是春天,当时接连刮了好几天大风,等大风一停,就有了这两个沙丘,也不知是从什么地方刮来的。”

“那时,大小也这样?”

“不是的,那时要小得多,可这沙丘会生长,像羊羔子那样长,长了五六年,就长大了。奇怪的是,这几年却不再长了,个头的大小也似乎不再变。”

“我们勘探队刚来时,它还在大院的正前方,这才两个多月,已经很明显地向东挪了几米。”

“哦,你说的对,他俩是会走的,他俩的位置原来是在公路的西边,离这儿还有好几公里呢。现在,不刮风还好,只要一刮风,他俩就挪动。”牧人特别热情,还给我留了他的电话,“我们家原来就在你们勘探队所在的这个位置,前几年,大柴旦建牧民定居点,我们就都搬到驻地最东边的那个哈萨克定居点了。”牧人说的那个定居点,我去参观过,清一色的二层小楼,很整齐,也很漂亮。

牧人走远了。我想,这两个沙丘也许贪恋与牧人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,用不了多少年,说不定就会挪到定居点附近去。再就是,直觉告诉我,这两个沙丘其实是恋人,是一对从很远的地方私奔而来的恋人。只是,我有点儿不明白,不知他俩为什么选中了这远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大柴旦草原。

也许是无聊吧,我只要有了空闲,就坐在勘探队队部大院中,看两个沙丘肩并着肩、手牵着手,看那难舍难分、不离不弃的样子。

慢慢地,观看沙丘似乎成了我最看重的事情。而我的荒谬还有,我不仅仅是观看,还越发喜欢上了这两个沙丘。

不能仅仅限于远看,要近观才好。带着这个想法,一个下午,我、摄像记者虎子、勘探队党支部书记老杨,徒步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两个沙丘旁。到了近前,才发现两个沙丘其实并不小,还蛮高大,高大得近似两座小山。太阳的侧光下,沙丘坡上那几何图形一样的条状沙纹,犹如汉唐衣裳飘逸的裙带,煞是好看。

我不时蹲下身,捧起一把沙,看沙粒从指间爽滑地流。那沙粒的大小尤其匀称,也洁净,没有一点儿杂质。再就是,大个头沙丘的沙粒比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粒要稍小一点儿,色彩特别像陕北毛乌素沙粒的那种黄,而小个头沙丘的沙粒,无论大小和色彩,都极似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沙粒。

两个沙丘的北面,还有一小片高不足两米的细沙。我抓起一把,又抓起一把,那手感好极了,分外绵软,仿佛抓起的是黄河边上的细腻流沙。

难道,这里的沙丘,与千里外的黄河也有关联?我想啊想,也想不明白,就不再想了,干脆脱下鞋子,赤着脚攀登。

站在沙丘顶上,放眼四望,但见大柴旦草原无边而又碧绿。有三五匹马儿正在低头吃草,有一群白色的羊,因为距离较远,看上去宛若一片垂落的浅云。而两个沙丘,就像草原上的两个主人。

是的,草原上的两个主人,我坚信,真实情况肯定是这样的!他俩那来挪去,看上去很随意,好像漫无目的,其实不是的,那是他俩要看守、放牧自己的马儿和羊群;刮大风的时候,他俩不像别的沙丘那样飞沙走石,而是静静地走、慢慢地挪,就是为了尽量不让马儿和羊群受到惊吓。当然,如此谨慎而行,也是为了不弄伤脚下的青草与流水。

又过了半个月,我们勘探队准备撤离。我想,这撤离后,也不知何时才能再回大柴旦,再见到两个沙丘。

就在撤离的最后一天,为了有个留念,我专门跑到两个沙丘前,拍了张合影。  
(作者来自胜利油田)



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草原。

张广虎摄

朝阳  
足音



### 朝阳随笔

## 慢慢行

走得慢了,心便安静了许多,不再匆匆忙忙。

小时候,每到夏天,邻居们都手拿蒲扇,坐在门前乘凉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说着开心的事,笑声不断。还是孩童的我,依偎在母亲的怀里,那种安宁,像夏夜的风,抚在心头。大人们聊着他们的,我会安静地看着夜色中那些星星点点,似无数双眼睛,望向人间,那般明亮。中年之后,不知自己为何每天步履匆匆,似乎如此模样,才显出对时间的尊重。

身边的一位同事,有一天对我说,那么急干什么?这世上,除了生死,都是小事。看似很多的麻烦,总会有解决的办法;看似无法逾越的鸡沟,总会有柳暗花明的时候;看似无法度过的关口,总有某种机缘,只是还没有出现。不必太着急,不必让自己总是忧心忡忡,好像世界末日一般。

不妨慢下来。慢慢去做一件事,先不去期望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,先不去思量究竟能得到什么,先不去担忧会失去什么,只是安安静静享受这个过程。从开始到结束,像我们的人生,活在过程里,感受从无到有、从有到无的岁月轮回。一切还未发生的未来,不必着急、慌张,更不必焦虑、担忧,更无须迷失自我。该来的总会来,该去的谁也留不住。太多的烦恼和忧虑,都源于内心对失去的畏惧。

春天,去看一朵花好;夏天,去赏一片美景;秋天,去吃一顿好饭;冬日,去读一本好书。美好四季,装点斑斓人生,哪怕青春已过,也会迎来新的风景。所有的意义,都在生命的体验和感受中。

慢慢行,关注当下。

(作者来自齐鲁石化)

### 散 文

## 爱掉书袋的阿福

杨美荣

“我们吃过晚饭,热气已经退了。太阳落下了山坡,只留下一段灿烂的红霞在天边。”正要出门巡检,看着操作室外的夕阳,我不由得吟诵起这段话,拿起手套,回头看了眼阿福,问道:“这段话出自哪篇文章?”

“巴金《鸟的天堂》。对讲机开二频道,给我跑快点儿。”阿福眼睛盯着DCS屏,手里不断地点击着鼠标,牙尖嘴利地嘟囔着。

操作室的两排日光灯,不知何时坏了一排,这倒成了我喜欢的光景。白天两排灯管并排靠在天花板上,不发光也不声张。到了夜晚,一排发出光亮,一排被照亮。这,很像我和阿福。

我和阿福是搭档,他是内操,我是外操。一个夜班要上12个小时,在极度的困倦和疲惫之中,当凌晨万籁俱寂时,我们基本上靠说话来提神。阿福有个可爱的女儿,从孩子上小学开始,他每天跟孩子一起读书、背课文,父女俩每天比赛谁的课文背得好。我对文学最热切的感知,来自夜班休息时听阿福背课文。

阿福是个60后,没跟阿福共事时,听人说他是个“应试派”,只擅长考试,实际操作水平一般。“跟阿福学不到东西的,他就会掉书袋。明明内操自己调节一下就可以平稳,非要使唤外操跑现场,大道理还一堆。作为操作工,生产调节平稳是关键,哪里有那么多弯弯绕绕。”有人这么评价他。

我反驳:“谁说跟阿福学不到东西?形容面色的词语,你了解阿福知道多少吗?什么薄粉敷面、杏面桃腮、颜如渥丹、玉面淡拂……”当然,阿福形容我的用词是面黄肌瘦、憔悴不堪、萎靡不振。

装置开工初期,设备工况、工艺指标都还在调整。又是一个大夜班,阿福发现稳定塔的液面控制不住,回流量提不起来,于是要求我去现场检查一下机泵运转是否有问题。

春分刚过,依然是个凛冽的夜晚。在荆门这个地方,春天的妙处就在于,往往一天之内能够领略到四季的变化。

“机泵运转没有问题,电流压力都正常。”我用对讲机跟阿福汇报完,竖起衣领抱着肩膀哆哆嗦嗦准备往回撤。“那你再去检查一下稳定塔的抽出线和返塔线,检查一下阀门的开度,顺便看一下吸收塔和再吸收塔的实际液面。”阿福的指令传来。

“这都开工好几天了,抽出线和返塔线的阀门怎么可能没开呢?”我拿起对讲机,冻得牙齿直打战。

“燕子妈妈说:‘你说得对。’你能不能再去看看,看看有什么不一样?这是小学一年级课本《一次比一次进步》里面说的,你都忘了吗?”阿福大笑着回答。

稳定的三塔每个都有几十米高。要看实际液面分别要爬三层、七层和十层。看各塔的抽出线和返回线的开度也要在十几层。骨子里对装置安全生产的警觉,让我的脚步不敢有丝毫停歇。

站在吸收塔上,我擦了擦额上的细汗,用手电筒照了照液面计的实际液面,将液面计的上引阀关闭、下部排空,再打开。一番操作后,我叹了口气:“阿福,你是对的,液面是假液面。”

“燕子妈妈笑了,说:‘你一次比一次有进步!’”阿福特有的笑声传来。

下夜班时,我与阿福告别。“一棵树和一只鸟儿是好朋友。鸟儿站在树枝上,天天给树唱歌。树呢,天天听着鸟儿唱。这是哪篇文章?”我拍打着阿福的肩膀提问。

“《去年的树》。”阿福佯怒地理了理衣服,“别拍我,都把我都拍矮了。”

我不忿道:“阿福,你当了一晚上的树,坐那儿没挪窝。我当了一晚上的鸟,四处跑!”

敬业是责任,乐业是趣味。跟爱掉书袋的阿福搭档,挺好。

(作者来自荆门石化)

### 诗 歌

### 摄影师

纪云庆

用长镜头 留下一座城的夜色和日出  
用短镜头 勾出一个人沸腾的内心  
用多重曝光 描绘一条长输管道的建设  
用瞬间定格 捕捉一次焊枪四射的光芒  
这些年,他的镜头,随着石油  
从中原到山东,从内蒙古到四川  
从一万多张照片中  
我没有看到石油  
我只看到一滴汗流下来的速度  
只看到挂在井架上的月亮  
只看到一颗拧紧的螺丝  
只看到戴着油污手套的手  
只看到一排接受暴雨检阅的管子  
只看到焊花溅起的满天星光  
只看到新刷过反射着太阳光辉的炼塔  
只看到攀上了铁皮房的牵牛花  
只看到十二磅的大锤被举到半空  
只看到小小的沙蒿花高高扬起了头  
只看到耸入云端的山峰,骤然降低了海拔  
(作者来自中原设计公司)